



圖10 巴代

歷時7年 用小說之筆《走過》 台籍原住民老兵47年漫漫歸鄉路

2008年以《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榮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並入圍該年焦點人物的卑南族作家巴代（1962-），今年再度雀屏中選。曾自許像「部落裡永不熄滅的火塘一樣」以文學來為部落蓄積能量的他，今年依舊展現了如火塘般豐沛的創作熱能。除了以長篇小說《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以下簡稱《走過》）入圍「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以及報導文學〈記一場大獵祭〉入圍「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原住民漢語報導文學金典獎外，今年還出版了長篇小說《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下）》。此外接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的巴代，也在國藝會邀請下參與「『新』十年小說論壇」，分享寫作經驗。

巴代是當代原住民作家中少數著力於長篇歷史書寫的，其小說蘊含著卑南族人對於歷史書寫的責任感。今年推出的新作《走過》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巴代費時7年，以卑南部落族人陳清山的一生經過為題材，描寫戰後被國軍以工作名義誘騙至中國大陸參與

國共內戰，被俘虜成為共軍，在大陸落地生根後，歷經47年才回到部落的漫漫歸鄉路。這是首部以原住民台籍老兵為主角的長篇小說創作，也是為這群被刻意遺忘在歷史長河中的台籍老兵的召回與發聲。巴代一方面做為田野工作者以報導文學的形式重新梳理部落文化與神話傳說，另一方面做為小說家，他又以長篇歷史小說的形式重述了一個部落視角的卑南族史。小說家與田野工作者的雙重身分，使得巴代的創作至始至終都蘊含了部落靈魂，以及大巴六九部落的根。

圖11 王鼎鈞
攝影／趙慶華

「歷史如雲，我只是抬頭看過； 歷史如雷，我只是掩耳聽過。」

資深作家王鼎鈞（1925-），創作至今已屆一甲子，今年已經85歲的他，在去年完成了其回憶錄四部曲的最終章《文學江湖》，被選為「2010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年度之書非小說類得主。而其花費17年完成的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更被「2009開卷好書獎」選為年度好書。王鼎鈞以尼采所說的

「好書是用血寫成的」，表白只要繼續給他紙，他還有很多血的寫作熱情。今年5月，明道大學更以「王鼎鈞的人與文」為主題舉辦學術研討會，向這位將文學視為宗教獻身60年的文壇健將致敬，同時展出王鼎鈞珍貴手稿、照片及全套著作之各種版本。

王鼎鈞，1925年生於山東，台灣當代散文名家，在嘗試過各種文類後把自己定位在散文的他，文字簡鍊精準文風雋永。其散文風格既有詩的語言，也有小說的戲劇張力，代表作品除了寫人生哲理的「人生三書」外，還有《左心房漩渦》、《千手捕蝶》、《碎琉璃》等逾四十種。一生走過顛沛流離的他，一直以來是將宗教和寫作作為信仰和寄託。

自14歲起離家後，疏離與失根變成為王鼎鈞生命感情的一部分，1949年來台，1980年赴美定居，走過流亡學生歲月、國共內戰、白色恐怖、戒嚴時期到移居美國，鄉愁一直是王鼎鈞作品當中的主旋律，他曾自言「時代把我摺疊了很久，我掙扎著打開，讓你讀我」。在經過時間和距離的蒸餾沈澱過後，讓他可以用一個更澈悟通達的目光來回首過往。而其耗費17年完成的回憶錄四部曲，寫的便是他一生走過的路，但同時又是一個大時代的集體經驗與戰亂流離命運。

吳 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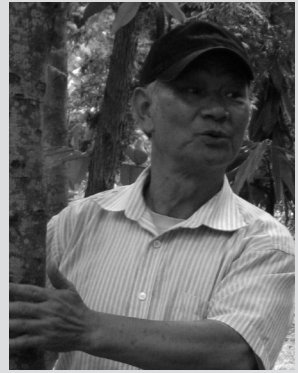


圖12 吳晟
照片提供／文訊雜誌社

以詩發言 以詩介入 農民詩人投身環保運動

「而我只能為你寫一首詩／我的詩句不是子彈或刀劍／不能威嚇誰／也不懂得向誰下跪／只有聲聲句句飽含淚水／一遍又一遍朗讀／一遍又一遍，向天地呼喚」這首題為〈只能為你寫一首詩〉的新詩是農民詩人吳晟（1944-）於2010年反國光石化、搶救白海豚記者會上發表的，描寫石化業對於彰化海岸農漁民以及生態的可能破壞。吳晟，本名吳勝雄，彰化縣溪州鄉圳寮村人，是鄉里的「吳老師」，是農民，是詩人，也是知識分子。代表作品有詩集《吾鄉印象》、《泥土》以及散文集《農婦》、《店仔頭》和《筆記濁水溪》等。曾獲彰化縣「磺溪文學獎」特殊貢獻獎、「吳三連新詩獎」。作品總是充滿了對於農村還有土地的深厚情感與溫度。這位總是站在農民之中，樸實溫厚的詩人，為了家鄉濁水溪口濕地，以〈只能為你寫一首詩〉寫下對於國光石化即將落腳家鄉土地的焦慮以及悲憤。

2010一整年都奔波於反國光石化的運動，為了為子孫留下最後一塊灘地而拼命，同時又以詩發言、以詩記錄下他對於西部沿